

更新书架

《私、手创书衣》



作者:小白等  
新星出版社 2013·6

一本好书，是秘密花园，美丽的书衣，是安全地带的防火墙……你对书衣的想象是什么？七位手作大人，用他们的巧手及不安分的创作力，在布之外，尝试皮革、五金、塑料、纸类、绣线等，挑战百变书衣，颠覆你对书衣的想象。

《天堂的证据》



作者:[美] 埃本·亚历山大  
译者:谢仲伟  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·7

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感染脑膜炎后几乎脑死，经过七天濒临死亡的昏迷后，奇迹般地醒来。他用医学知识证明了他的复苏应该是奇迹，着手著作《天堂的证据》描述这七天他灵魂脱壳的天堂体验。

《在一起，不结婚》



作者:[日]渡边淳一  
译者:刘玮  
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·7

本书是渡边淳一两性随笔最新力作。通过本书，渡边剖析现行婚姻制度沉重落后的现状，思考现代日本人的婚姻与幸福，探讨真正能带来平等、自由、幸福的男女情感新模式，为人们开出爱的新处方——比同居更牢靠，比结婚更自由的事实婚。

# 杜甫：房子啊房子

杜甫从一线城市长安跑到二线城市成都，虽然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比如说躲避安史之乱，但是杜甫的心里很清楚，他这是为了房子问题。杜甫在长安工作许多年，尽管在中央任职，工资却不高，不够买房子的。朝廷一向只要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吃草，从来没有国家分派住房这一说，所以杜甫一直住在单身宿舍，这还是考虑到他家住在外地，组织特别照顾他的。跟他同等待遇的还有广文博士郑虔等一批人。郑虔和杜甫不在一个宿舍，由于长安下大雨，他的房子漏雨，继而倒塌，郑虔面对倒塌的房子，泪水和着雨水流，别人愁早餐，但是早餐毕竟还有七八个小时，郑虔愁的却是今晚，今晚他就没有睡觉的地方。急匆匆去找宰相杨国忠，杨国忠说：“照理说，你的宿舍坏掉了，应该给你修，可是这傍晚时候，找不到工人啊。照理说，长安市政应该对大雨有防备预案的，可是雨季都要过去了，预案也没有报上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突发情况。照理说……”郑虔不礼貌地打断杨国忠的照理说，他着急：“丞相大人，我今晚就没有住的地方。”杨国忠说：“哎呀，爱莫能助。”郑虔就接着哭。杜甫刚从国家救济署领到五升救济粮，准备回到宿舍熬粥喝，看到这番情景，拉起郑虔奔市场，卖掉救济粮，找到一座小酒馆，边喝酒，边陪着郑虔一起哭。

这一晚，郑虔在杜甫的宿舍凑合一宿，雨还在不住地下，雨水顺着房檐滴落在石阶上，杜甫心烦意乱，郑虔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吧？第二天，杜甫和郑虔告别，离开伤心之地长安，以后再也沒回来过。

杜甫来成都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：他的老朋友严武在成都执政，也算是一方诸侯。严武看到老朋友为了房子愁苦如此，就拨出一笔钱，让他自己选地建房。虽说自己选，但条件受限制，严武拨给的那笔款子想在城里顺城街一带置办房产，只能买几平方米，不敢想了。严武是个将军，只管防守边疆，西南边疆主要敌对势力是吐蕃，严武睡着醒着，一门心思都是吐蕃，至于成都市区的房价，他不上心，根本不知

道房价已经高得快赶上长安，所以政府也就没有出台控制房价的措施，杜甫也不好意思总找严武要钱，只好因陋就简，把购房的意向定在郊区。

杜甫把房址选在西郊武侯祠附近，这里临近五里桥，面向百花潭，风景秀丽，气候宜人，更主要的，地价便宜。房子终于建成，还有一个小院落，里面种了竹子，还有各种蔬菜，一家人安定下来。

成都的气候很好，一年四季不很热也不很冷，天天有新菜上市，这对于从关中的杜甫很是新奇，因为关中只夏天才有蔬菜供应。成都的物价不很低，却也不很高，人们不很勤快，却也不很懒惰，一切都是那么舒适，一点不见关中人忙忙叨叨的样子，这是一个闲适的城市，很适合诗人在这里抒情写意。特别叫杜甫喜欢的是成都几乎每天都在下雨，但绝对不影响下地干活，因为那雨丝丝缕缕，若有若无，一把油纸伞，打着也可，小巷、姑娘、雨伞，可以写一首很好的叫《雨巷》的诗，主人公都是现成，就是那位“丁香姑娘”吧。不过，杜甫写的诗不叫《雨巷》，叫《春夜喜雨》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”成都的雨很通人性，它是一种灵性的行为，它赋予成都悠远辽阔而舒适的美，使人流连不思返。刘禅说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，一定是假话，就算刘禅缺心眼，分不清人的好坏，总不会连地理环境都分不清好坏。杜甫当然知道成都的好，他爱成都，爱成都的风土人情，爱成都的花花草草。

可是这样幸福生活，却在秋天的一个下午戛然而止，起因是一阵风。一向温和的成都突然刮起一场大风，这场风虽然不至于风沙走石，却也让人绝迹，杜甫一家平安，但是房顶苦的茅草却四分五裂，一片片、一堆堆，都是他的“房顶”。杜甫安置好屋子，不让风刮散他的厨具床铺，出门把那些草追回来，预备着晴天再苦上去，几个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野孩子，七手八脚抱起茅草，刹那间无影踪，杜甫的

房顶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

成都的雨，似乎故意为难杜甫，一向丝丝缕缕缠缠绵绵的丝绸雨，这天晚上却改作粗粗拉拉大大咧咧的毛线雨，直直地往杜甫的房子里砸下来，杜甫的房子差不多没有房盖，几乎已经不能叫房子了。有房顶的人家，对于这场雨觉不到有什么特别，丝绸雨毛线雨，反正早上一定会停，好让人们下地干活，但是对杜甫这样没有房顶的人家，下雨的夜晚就分外难熬，孩子裹着被子，东挪西挪，他和老婆分别拿起锅盖和柳条筐，给孩子挡雨。他想起在长安的那个雨夜，郑虔和他在集体宿舍苦等天亮。郑虔没房子，还有杜甫收留他，现在杜甫房子零散，一家人只得在雨夜受罪。

天亮时分，一夜毛线雨果然停了，杜甫顾不上难为情，到城里来找严武，想请求他再支援一点钱，买点茅草，把房顶修理一下。严武家里一派悲伤景象，严武的画像挂在正厅，正一脸严肃地看着杜甫——严武过世了。

杜甫离开成都。哪里是归宿，他不知道，但也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很老了。

(王清淮)



《新史记》作者：王清淮  
新星出版社 2013 年版

## 古书犀烛记

一头栽进故纸堆，悠游古旧书海，犹如蠹鱼在书堆间穿梭。怡然自得，且乐此不疲。我对书的感觉亦是如此，所以爱书尊书的心理不知什么时候它悄悄地就产生了。

我出生于台湾南投县水里乡，在这偏僻的乡下地方，年轻时能接触到的书籍，除了教科书之外，就是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阅的历史小说，例如《隋唐演义》、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七侠五义》，等等。对于这种有历史背景的故事情节，我总是入迷不已，百看不厌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熏陶，或是本性使然，在买书藏书方面，我一直都有厚古薄今、倾中排洋的心理。

我买书的历史并不长，那是中年以后才有的事，在那个星期六还需要上半天班的时代，逛逛古旧书店，是每个星期六中午下班后打发时间的方式。当时光华桥下的书摊是必逛之地，旁边的新光华商场也都要走上一遭。我记得我买第一本古籍就是在新光华商场地下室

的百城堂书店，一部明版的五色套印本《文心雕龙》，约花了我一个月的薪水，一出手就很重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胆子不小。当时对于古籍版本一窍不通，但是潜意识里对这种有些年代的版印书籍深为着迷，总把它们当做艺术品看待，更何况这部套印本五色印制，色彩斑斓，是古代刻书工匠们的精心杰作，从此打开了我收藏古籍的大门。

除了百城堂，台北地区还有几家贩卖古书的书店，其中较具规模的是敦化南路诚品书店附设的古书店，那里还曾经举办过四次古书拍卖会，可谓盛况一时，但终究无法继续营运而收场，非常可惜。我写了一篇《回忆台北古书店》，记录了当年我走过的几家书店，那充满古墨旧纸的书香，仍然时常萦绕在心中深处。

古籍的书价高，收藏本来就不容易，多年来节衣缩食为藏书，勉力仅止一小橱。而近几年，大陆古籍拍卖行情骤然红火，令人吃惊，已

非薪水阶级如我者所能盼望的了，所以一小橱仍然还是一小橱。而且因为工作的关系，都没有时间去翻阅、去了解这些藏书的内容，只能偶尔拿出来闻闻那迷人的古书味道，或是看看书里的版画插图，稍稍隐藏心底深处的那股嗜古情怀而已。

2009年7月，我提前从公务机关退休，一方面是那不受羁绊的自由灵魂在作祟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那一小橱的古籍在呼唤，它似乎在呼唤说：“藏而不读，不如不藏。”所以退休后我主要的时间都花在整理翻阅那一小橱书籍，以前欣赏它的版刻、它的纸墨、它的装帧，当成艺术品来看待，现在终于有点时间可以翻一翻它的内容了。

不过，古籍的魅力就在这里，一册在手，看着发黄的纸、版印的字、木刻的图，愉悦的心情油然而起，根本舍不得放下它，于是就这样读着读着，也读出兴趣来了。

(袁芳荣)

《宝贝洋裁》



由取得合格证照的专业手作人，为首次挑战洋裁初学者精心打造。虽以童装为基调来示范衣服的缝制，却是以成人洋裁等级而制作的高规格洋裁工具书。从量身、选布、整布、打版到缝制的各式诀窍，给予正确的观念，并以图解方式，扎实且详细的解说，即便未来想动手制作成人洋裁，也一样受用。

新星出版社 2013·3

《一个人流浪，不必去远方》



一个人，不用太长时间，不必走太远，甚至不用行李，就是随着心情去走，去认识那些每天都能看见却从未走近的地方，就像到了一个全世界都找不到你的小天地。让所有包袱，统统被安静的自己消化。

作者:王臣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·6